

周文杰 编著

文坛四才女

旷世凄美的

关露

潘柳黛

张爱玲

苏青

一辈子

去爱一个人真的是一件美好的事
可是

我的爱却是那么荒凉
我在乎你能给予我的一切
和我能给予你的一切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文坛四才女

周文杰 编著

旷世凄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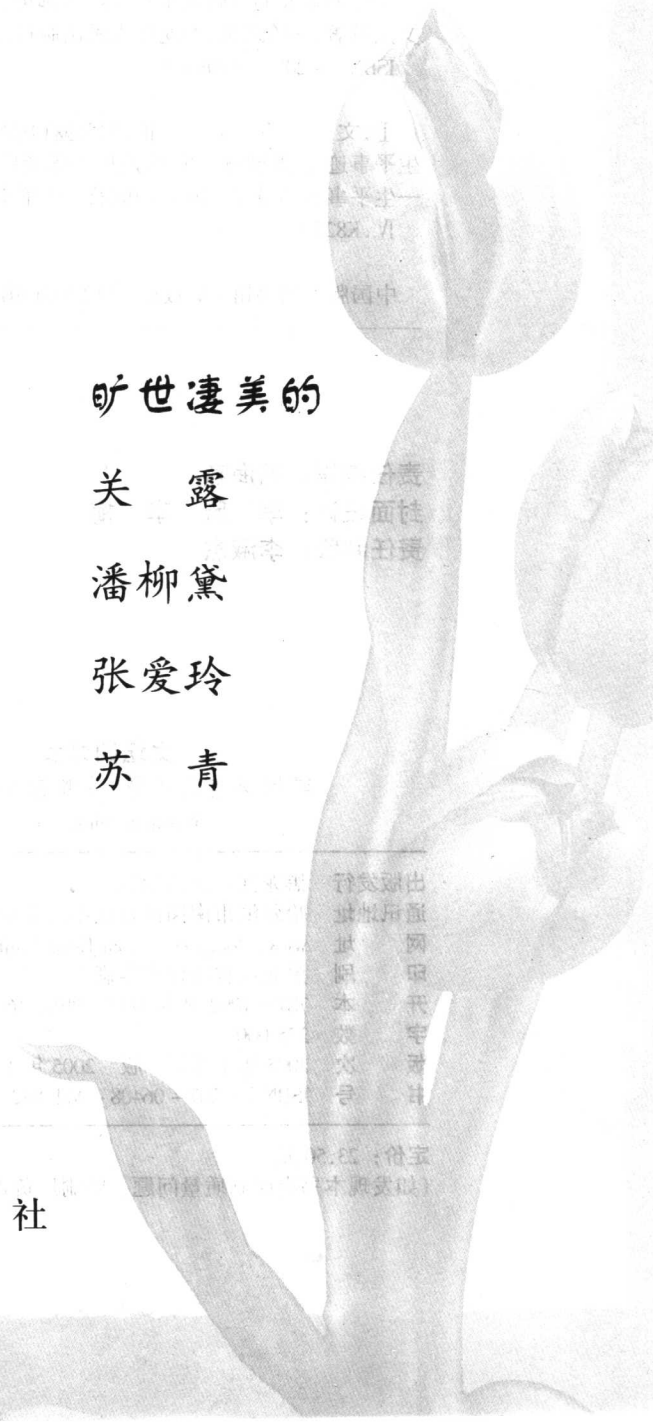
关露

潘柳黛

张爱玲

苏青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四才女的冷暖人生:关露、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周文杰编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11

ISBN 7 - 207 - 06408 - X

I. 文... II. 周... III. ①关露(1908~1982) — 生平事迹 ②潘柳黛 — 生平事迹 ③张爱玲(1920~1995) — 生平事迹 ④苏青(1917~1982)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5836 号

责任编辑: 冯海燕

封面设计: 李欣 李梅

责任制版: 李淑杰

文坛四才女

旷世凄美的关露 潘柳黛 张爱玲 苏青

Wentan Sicainu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E-mail hljrmcbs@yeah. net

印 刷 黑龙江省绥化市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

字 数 275 000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207 - 06408 - X/I·852

定价: 23.5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周文杰

1930年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曾任南京市雨花台等中学校长，高级教师，退休后曾任南京市教育科研所科研人员，《江苏省教育志》编辑。定居澳大利亚后，在中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发表人物传略，山川游记，澳大利亚华人史等文章五十余篇，累计三十万字。

曾是南京市文联诗歌联谊会会员，现为总部设在香港的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会员。

序

郭存孝

周文杰女士原本是一位在南京长期担任中学校长的老教师。退休后被聘又长期从事江苏省教育志的编纂工作,这期间她写出了不少教育界先驱的传文和游记。移民澳大利亚后,她勤笔耕耘,先后在中国(包括台湾地区)、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中文报刊上发表不少人物传略、历史逸事和游记等。

但是她怎么会对 40 年代驰名上海文坛的“四大才女”——关露、潘柳黛、张爱玲和苏青,产生浓厚兴趣的呢?究其原因,那是因为她移居墨尔本后,经常泡在墨尔本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堆里,她尽览沪上四才女的论著,发现张爱玲的著述汹涌如潮,但是对关露和潘柳黛的披露却很少,而后者更是稀罕,这对她很有触动,使她萌生了探索研究的念头。

作者明白四才女的创作生涯和文学作品,诸子百家多有推介,因此她把探索研究的浓墨重彩放在四才女旷世凄美人生的层面上,而对四才女,她又把重心置于潘柳黛的身上。为什么要这样?除了事实以外,一个很直接的动力,乃是她与四才女中当时唯一健在的潘柳黛,原是同属墨尔本 BOX HILL 高龄老人会的会友。可以说一种难得的缘情,促使她对潘柳黛的探索研究下了大功夫。结果凸显,真地填补了空白,也就形成了本书的优势所在。

作者以 1944 年上海《杂志》月刊在《新中国报》社召开的“女作家座谈会”为楔子,展示四才女旷世凄美人生的多姿多采的画卷。作者明白,四才女虽然已作古,然而她们是殊途同归,说“殊途”,意味着她们生前冷暖不一、苦乐有异。本人读来,深感作者挥毫是有所得的。

作者与潘柳黛多有接触,两人结下友谊,潘柳黛曾将旧作如《不了情》电影剧本、《红尘泪》小说底稿,以及香港报纸上发表的专栏短文给作者阅读。作者至今还珍藏着其中的一小部分。

潘柳黛从香港落户澳洲这块西方新天地后,她便淡出文坛,不再写作,而是实实在在地就此颐养天年了。因此,潘柳黛在墨尔本被人们遗忘了,不过本

书作者却不是这样的。

2001年10月30日,噩耗传来,潘柳黛在从香港回澳洲途中,忽在悉尼病故。作者感念潘大姐生前的友情,随后在澳大利亚的《星岛日报》、《华人日报》和《汉声》杂志上撰文,表述了对这位才女和会友的追念。但作者感到这点薄礼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潘柳黛移居香港后,便投身于娱乐圈,开始了她的电影创作生涯。同时既写小说、散文,也写诗歌,可谓硕果累累。可惜这一成就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于是作者从香港有关单位挖掘出一些珍贵资料——不乏第一手资料,现已在本书中献给读者了。

作者在墨尔本曾致力于寻觅潘柳黛暮年的生活痕迹,还搜集到一首潘柳黛于1997年所写的诗,这是潘柳黛文学生涯尽头的另类奉献,弥足珍贵。

纵览书肆坊间,关于潘柳黛的著作,只有一部《退职夫人自传》,被列为“边缘文库”读物,无疑,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是“中国女性主义小说经典”之一,也是潘柳黛的代表作。除此以外,潘氏还有没有其它著作呢?答案是肯定的,作者从香港又猎获到潘柳黛曾于1992年一年内出版的两部姊妹新作——《五分钟女性择友指南》、《五分钟两情相悦要诀》,出版者把这两部书列为“现代生活智慧锦囊”丛书中的畅销书。

本书作者对“左联”成员、资深女诗人关露的蒙冤和暮年苦难境遇,深表同情。为了释放出对这位四才女中最值得赞美的特殊角色的最强音,作者在上海图书馆等单位,搜罗了被尘封六十余年,内载关露诗作的旧杂志封面及部分诗文;烘托出关露冷多暖少的人生的方方面面。

苏青与潘柳黛同属“女性主义”杰出作家。苏青的作品与她的冷暖人生和牢狱之灾,同样给人深刻印象;作者对苏青的心态与情愫,跃然纸上。

作者对四才女中的大热门人物——张爱玲印象极深。张爱玲的的确确是一位多才多艺学贯中西而又多产的杰出女作家;她的作品已是当今两岸三地四才女重印作品中位居第一的大亨。作者为社会提供了带有共性的反映其冷暖人生的片断,同时奉献了作家的部分作品,这是有意义的。

作者还在书中告诉读者:凡是一个人和一个人的一生,总是苦乐相伴、冷暖不一、功过并存的,天底下没有什么完人,也没有绝对的欢悲,四才女也不能例外。作者提供了四才女的一些负面材料,这为我们对四才女旷世凄美人生的评估,当有裨益。

今年是“女作家聚谈会”诞生六十周年,本书是一个不错的纪念物。

2004年3月于墨尔本



楔子

女作家聚谈会

日期:1944年3月16日下午2时

地点:上海《新中国报》社社宅

出席者:汪丽玲,吴婴之,张爱玲,潘柳黛,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作者),蓝业珍,关露,苏青(以姓氏笔划多寡为序)

记者:鲁风,吴江枫

鲁风:近来文艺作品在出版界最为蓬勃,尤可注意的是女作家非常多,作品的水准也很高,这在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来说,实在是可喜的现象。半年来,本社连续举行过好几次座谈,例如出版界的,漫画界的,戏剧界的,参加的人都是当前上海的文化工作者。最近,鉴于现在女作家的作品在各刊物发表的很多,我们觉得如果邀请几位女作家来作一次聚谈,对于文艺创作问题,听取一点女作家们的意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因此有这一次聚谈会的举行。

吴江枫:这一次聚谈会因为邀约的时间太匆促,所以参加的人并不多,不过以今天参加的女作家来说,有写散文的,有写小说的,有写诗的,也有从事翻译的,像张爱玲女士最近还编了一个剧本,因此写各种作品的女作家都参加了,这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鲁风:谭正璧先生不是女作家,可是谭先生是中国女性文学史的作者,今天谈的是女性文学,所以特别请他来参加,给我们一点意见。

吴江枫:聚谈会不拘什么形式的,我们可以随便找到一个话题来开始。

鲁风:我们将以新闻记者的立场来听取各位的高见。

(座谈会开始了,在一座洋式住宅的石阶上,圆圆地放着十来张椅子,不拘形式,随便地谈着,院子里的树已茁生嫩芽,四周是静悄悄的,参加的人沐浴在初春的阳光里,喝着茶,剥瓜子,花生……)

第一个作品的来历

吴江枫:说到女作家,便记起了冰心,我记得最初对新文艺感到兴趣的,是在初中的国文课本上读到冰心的作品,如《超人》、《去国》之类,后来又读了她不少集子,如《超人》、《寄小读者》、《繁星》、《春水》等等。

苏青:说起冰心,我从前读她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时常卖弄她的女性美,所以后来就没有兴致再读她的作品了,真是说也可笑!

大众:(齐声地)哈,哈!

鲁风:当代女作家写诗的很少吧!

关露:有白薇,她现在桂林,很可怜,贫病交加。

鲁风:请问关女士开始文学生涯的经过是怎样的?

关露:(想了一下)开始是写诗的,我的第一首诗是刊在沈起予编的《光明》半月刊上的。

吴江枫:我最初读到苏青女士的作品是《古今》上的《谈离婚》,觉得非常人情入理,后来从周黎庵先生的口中才知道就是冯女士写的。

苏青:这一篇本来是写给《宇宙风》的,后来《宇宙风》停刊,这篇稿子就取了回来,原想不发表了,后来因为卖稿为生,于是又拿出来,在《古今》上发表。

吴江枫:张爱玲女士是半年来上海女作家中作品产量最丰富的一位,不知张女士的第一篇作品是发表在哪里的?

张爱玲:第一次的作品是一篇散文,是自己的一点惊险的经验的实录,登在1938年的英文《大美晚报》上。第一篇中文作品是《我的天才梦》,登在《西风》上。

鲁风:张女士的作品,有丰富的想像,我们总以为作者是上了年纪的人,哪里知道这样年轻。

鲁风:再请苏青女士说一说怎样开始写作?

苏青:那时我因为养了一个女孩子,家里的人都不喜欢,时时予以难堪,

我便不大和他们谈话,闲下来躲在房里抱抱孩子,孩子睡着了,便看些书。我看书因为是消遣性质,所以只看小说戏剧之类。杂志则家中订的只有《论语》及《人间世》两种,我对于前者尤其爱好。有一天我忽然技痒起来,写了一篇《产女》投稿到《论语》去,很快地就被录用了,不过题目已由编者改为《生男与育女》,这是我正式写文章的开始。那篇文章登在第64期《论语》上,是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出版的,实得稿费五元整。

吴江枫:潘柳黛女士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

潘柳黛:提到自己的写文章,那可以说是完全是出于兴趣的。开始的时候,根本想不到有一天居然会靠卖文为生。

一想到我第一篇作品的发表,我就觉得可笑,因为我的第一篇作品,不是发表在什么定期刊物上,而是一个小型报纸的征文,好像是《新北京报》,我写了一篇短短五六百字的小小说,应征《中秋》征文,中选以后领到了五毛钱稿费,这话是八九年以前了,我只有十六七岁,但第一篇作品发表与我第二篇作品发表的中间却隔了二三年。第一篇作品以后虽然也写了几篇东西,但都写得很坏,连自己也不能满意,所以就不敢拿出去发表了。

鲁风:汪丽玲女士的文章,最近在各刊上发表得很多,不知哪一篇是最初的?

汪丽玲:我的文章登在各刊物上,以翻译居多,至于创作,那是刊在《大众》三月号的《变》。

女作家论女作家

鲁风:我来替蓝业珍女士介绍一下,蓝女士不但爱好文学,她的生平便是一部很好的长篇小说。如果有人写出来,必然是一部巨著。

蓝业珍:我想作家是以笔来创造世界的,我则以生活来创造世界。

鲁风:蓝女士喜欢读哪一位的作品?

蓝业珍:我读书是零零碎碎的,我书架上的书收藏得很多,可是总是随便取来看,不大有终卷的,我觉得一部书能够全部都好,这例子不多。最近我很爱读李清照的词。

吴江枫:请吴婴之女士以一个女读者的资格来批评一下目前女作家的作品如何?

吴婴之:目前女作家的作品我不大读,我读文学作品的习惯是这样的:情绪好的时候不想读,情绪不好的时候,才读。(隔了半晌)我爱读陀斯妥耶夫斯

基的作品。

鲁风:苏青女士读哪一位女作家的作品?

苏青: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

吴江枫:请张小姐发表点意见!

张爱玲:我的毛病是思想太慢,等到听好想说,会已经散了。(大家微笑)

鲁风:但从文章来看,张小姐是非常敏感的。

吴江枫:现在想请问在座各位,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以及现代的女作家,你们喜欢谁的作品?(大众沉默一会儿)

关露:在古代女作家中,我喜欢朱淑贞和李清照,我觉得她们的词句缠绵动人,而且写得很大胆,能说别个女人不敢说的话。现代女作家则喜欢丁玲,她的作品大胆而有热情。由于她的生活经验宽广,她的题材是现实的,而且能向广而深的方面去发展。

汪丽玲:我最喜欢读李清照的词,提起李清照,我就想到李后主,他们不独在作品方面同为中国词的盟主,就是他们一生的遭遇也很有些相像的地方。起先,他们过的生活太美满了,所以表现于词的也就显得香艳缠绵,后来,一个亡国,一个丧偶,晚景凄凉,于是他们的词也就变得沉痛哀怨,凄惻欲绝。那首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脱尽做作之气,婉转自如,可以说是李清照的代表作。

我从小就喜欢读冰心女士的《寄小读者》,当我读到“海水竟似湖光,蓝极绿极,凝成一片,斜阳的金光长蛇般自天边直接栏边人立处,上自苍穹,下至船前的水,自浅红至于深翠,幻成几十色,一层层一片片的漾了开来……”时,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也飘飘然的似乎已经到了海边。稍长,我又爱上了丁玲女士的作品,但我并没有忘记冰心女士的自然活泼和清新流利。

潘柳黛:我非常喜欢读李清照和朱淑贞的作品,虽然她们各人有各人的风格,但是李清照作品的清丽,朱淑贞作品的缠绵,就是直到现在,也令人向往不已。她们都有着超人的想像,尤其在那样的封建时代里,女人根本没有地位,而她们却能挣扎着在文学的领域里占有一席,而这一席的占有,也完全是以文学本身的价值换来的,实在,像她们那样成功的作品,就是在当时男性作家群里,也该是不可多得的吧!谈到现代的女作家,在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读冰心的作品,大概是因为她作品的内容跟我的生活接近的原故,甚至于使我常常盼着我家的金鱼缸里也开了一朵并蒂莲,之后我入了中学,冰心的作品对我就没

有力量了。我开始对黄庐隐和丁玲的作品发生极大的兴趣,因为冰心的作品内容,往往是我所体验到的,而庐隐和丁玲作品的内容却正是我要追求的。

鲁风:我们再听一听张爱玲女士的意见!

张爱玲:古代的女作家中最喜欢李清照,李清照的优点,早有定评,用不着我来分析介绍了。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之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

对于外国女作家的意见

吴江枫:对于外国女作家喜欢读哪一位?

张爱玲:外国女作家中我比较喜欢 Stella Benson。

汪丽玲:我爱读 Daphne Du Maurier 的作品,我尤其喜欢她那本《Rebecca》,记得我第一次读这一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亲眼看见了这位生着不治的癌症的多情的绝世佳人 Rebecca,自知不能再在这烦恼的人世间活得太久了,撒了“我有孕了,可是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但是你得承认这个孩子是你的继承人。”这样一个谎去激怒她的嫉妒忌的丈夫,让他来谋杀她。那时候我除了深深地赞美作者文笔的曲折和故事的新奇之外,心头总是荡漾着一阵莫名的惆怅。但是当我第二次再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那位妒忌的丈夫因为谋杀了他的妻子,心境就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虽然有着无数的财产,成群的奴仆,住着富丽堂皇的巨厦,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并且还有了一位如花的美眷,可是他没有感到丝毫的快乐和幸福。然而当这件谋杀案被发觉的时候,医生证明了死者是一个患着癌症的病人,而不是一个孕妇以后,他虽然不能再在这皇宫似的巨厦里住下去了,他虽然得离开他那又舒适又平静的家乡去过流浪的生活了,固然难免有些留恋和怅惘,但是他却重新获得了他的快乐和幸福。我才找出了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精神是重于物质的。”我也爱读 Jane Austin 的作品,她那本《傲慢与偏见》,刻划着五个姊妹的个性是多么的深刻而生动啊!此外我还爱读一位中国人最熟悉的女作家赛珍珠的作品。她的《大地》,描写中国农村情形,虽然不完全确切,但是笔法的细腻精致,当代的女作家里我敢说是无出其右的了。

关露:对于外国女作家我最喜欢法国的乔治桑,她的作品里充满了浪漫的才情和天才的表现。其次我喜欢苏联的塞甫琳娜,她是一个最能表现母爱的

wenfansicainunde
lengnuanrensheng
guanlu panlindai zhangailing shuqing
wenfansicainunde
lengnuanrensheng

作者。

潘柳黛：我因为对外文没有什么修养，所以不能直接阅读外国书籍，但是读了赛珍珠的《大地》和邓肯的自传，对于她们著作的魄力，是非常佩服的。

取材范围问题

鲁风：有人说，女性作品的题材总是比较狭隘，在座各位对于这个说法有什么意见？

吴江枫：先请苏青女士说吧！

苏青：女性作家的生活范围较狭窄，因此取材也多不能广泛，因为作者总是爱拣自己所熟知的东西或事情来写，而且写起来也比较容易成功。

张爱玲：的确女人的活动范围较受限制，这是无法可想的，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惟一泉源。

关露：我以为题材的狭隘与宽广是以作者的生活来决定的，不能以男与女来划分。林语堂作品的题材并不比丁玲的宽广，都德作品的题材也并不比乔治桑的宽广。李后主的作品题材也不比朱淑贞和李清照的宽广，因此我对于这个说法是不赞同的。

潘柳黛：这是个人的见解不同，我自己承认我对于写作态度相当忠实，凡我属意的题材，我大概都敢下笔去写，因此我仿佛没有这种感觉。那么我对于这种说法，当然无法承认了。

汪丽玲：女性作品的题材总是比较狭隘的，这个说法，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作品的题材往往是由于作家本身的生活经验来决定的，在这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女性的生活路线自然的比较狭隘，她所看到的只是社会层的某一方面，因之表现于作品中的题材也就比较狭隘了。不过文艺既然是反映社会表现人生的，我们也不必因女性作品的题材狭隘而加以诟病，要知道研究的范围愈狭隘，愈能得到精深的成果，相反地，范围广阔的研究，结果常常会近乎浅薄浮泛。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男性作家的作品都是浅而浮的，但如果是描写母爱的伟大和被压迫女性的苦闷这一类的文字时，在一个女性作家的笔下，总比男性作家来得深刻细腻。

吴江枫：我们现在要听一听谭正璧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一定值得我们注意。

谭正璧：关于题材，和作家的生活经验有关，在男性中心社会里，女子即使已争得平等的名义，实际上离平等还是南辕北辙，无论在家庭方面，教育方面，

职业方面,经济方面,政见方面,即以此各方所受之不平待遇,发为文章,已抒写不尽。写爱写闷,仅为供人消遣之用,与吟风弄月无殊。记得《天地》初创刊时,冯女士曾云已约多位女作家各写其职业生活,后来果然登过几篇。我以为这种题材,大可用得。虽作者对文字技巧或无暇讲求,然言之亲切深刻,往往亦能瑜掩其瑕。比之文艺腔过甚之谈爱文章,自胜万倍。对此问题,因本人对创作既非专门,亦少经验,不敢多说;即所说亦不过抒吾之直感而已。

鲁风:男性作家的作品与女性作家的作品,在内容与技巧上有什么显著不同的地方?我们能不能这么问?

张爱玲:好的作品里应当有男性美与女性美的调和。女性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家庭与恋爱,笔调比较嫩弱绮靡,多愁善感,那和个人的环境教育性格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关露:说到不同点,那很难说,如果一定要找出不同点,那就只好以他们的生活来决定——这样说来,那该不是女作家与男作家之间的不同,而是每一个——不论男女——作者之间的不同。

汪丽玲:男性作品以大刀阔斧为特色,女性作品则比较精巧,但这种不同是由于男女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

怎 样 写?

吴江枫:请问各位写作取材的方法怎样?

苏青:我写文章总爱取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

潘柳黛:我是很没出息的,大概以所见所闻取材,有时也不免制造一点,至于纯粹幻想的,那是三四年前的取材方法了。

汪丽玲:我认为作品是要反映现实的,因之我总在我所知道的所经历的中间去找取题材,于是我的题材便狭隘得可怜了,除了学校,除了家,我简直就一无所知。我写一个人常常在我的想象中找出许多跟这个人类似的典型人物,然后再凑合起来写,所以在我的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也许都是真的,然而跟真的故事和真的人物却多少有些变质了。

鲁风:张爱玲女士写的故事都很动人,不知如何取材?

张爱玲: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

吴江枫:有人说张女士熟读《红楼梦》,所以在句法上很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不知是不是?

张爱玲:不错,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同时也曾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二马》,《离婚》,《日出》。有时候套用《红楼梦》的句法,借一点旧时代的气氛,但那也要看适用与否。

鲁风:苏青女士在《风雨谈》上连载的《结婚十年》是不是自传?

苏青:《结婚十年》是自传体的小说,取材都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上而来,但也有许多虚构的故事。

鲁风:我们却只当它是“小说体的自传”!

苏青:女作家写文章,有一个最大困难的地方,便是她所写的东西,容易给人们猜想到她自己身上去。关于这点,当然对于男作家也如此,只不过女作家们常更加脸嫩,更加不敢放大胆量来描述便是了。我自己是不大顾到这层的,所以有很多给人家说着的地方。譬如,我想写一篇小说,说一个女人打胎的故事,给《杂志》发表,可是人家劝我不要发表,为了怕人家说是我自己的故事,所以女人写文章,还有这许多困难。

鲁风:关露女士是怎样写起诗来的?

关露:我从小爱好诗歌,八岁开始念唐诗,中央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出产新诗人的地方,在教授中有徐志摩,学生里面有方玮德和陈梦家。我进中大去的时候,虽然他们早已离开,但是同学们还时常诵他们的诗,环境充满新诗的气息。这时我就找一些新诗来读,读后就感到:能够装载我的生活情调,能够表现我的感情的东西是像郭沫若、徐志摩所写的那样自由而新颖的词句,不是那些限字限韵的旧东西。这时我又读到一些歌德的诗和莎士比亚的诗剧,很受感动,就开始学写新诗了。我还记得我写的第一首新诗是模仿少年维特在自杀之前向夏绿蒂吟诵的一首北欧诗人的诗,歌咏我所想像出来的一个男孩子,后来我又假定他死了,就用一种伤感的字句去哀悼他一番。因为我当时的情绪很受《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幼稚可笑。不过我又感到很悲哀,到现在为止,我学写了十年的新诗,可是一点成就也没有。

吴江枫:关女士也写小说吗?

关露:以前写过一本《新旧时代》。

吴江枫:请问张女士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

张爱玲:我一直就想以写小说为职业。从初识字的时候起,尝试过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如《今古奇观》体,演义体,笔记体,鸳蝴派,正统新文艺派等等

.....

鲁风:汪女士呢?

汪丽玲：在求学时代，我就爱好文艺，常常替同学们办的月刊和壁报写些散文和诗歌，不过从来不想发表在刊物上。事变那一年，随着母亲回到了故乡F县，许多青年组织了一个化装宣传的剧团，我被任为该团的编剧主任，凭着单纯的想象力，我开始写起剧本来，那时我写过四个剧本，都曾经花费了许多金钱勉强上演过。记得有一个叫《壳》的，自认为写得非常满意，可惜给烧了，走出校门以后，因为不断的疾病，使我与外界隔绝了，最近才由几位友人的鼓励，翻译了几篇小说投到各刊物上去发表，有时因翻译材料不容易找，不得不着手创作。

读书和消遣

鲁风：苏女士编了《天地》，有没有妨碍写作的时间？

苏青：编了《天地》，差不多忙得透不过气来，因此我的文章便少写了，即使写，也是草草而就的，没有更多修改的时间。而且在收入方面说，似乎也增加了一些，因此有时候更加懒得写文章了。补救办法也没有别的，我想只好以后再减少些应酬及娱乐，以便省下时间来多写些自己所要写的东西。

吴江枫：请问苏女士平常爱读什么书，喜欢什么消遣？

苏青：我平常喜欢读哲学之类的书籍，中国旧诗词也爱好，消遣第一是看戏，第二是同很熟的朋友聊天，第三则独自逛旧货店，摩挲着小摆设以及盆碟碗茶壶茶杯之类，推想其以前主人境况，觉得很好玩儿。

鲁风：张女士呢？

张爱玲：读S·Maugham, A·Huxley的小说，近代的西洋戏剧，唐诗，小报，张恨水。从前喜欢看电影，现在只能看看橱窗。

鲁风：请问关女士怎样？

关露：我爱读哲学和历史，以及古典的文艺著作，我喜欢以散步作为消遣。

鲁风：那么潘女士和汪女士呢？

潘柳黛：我大概什么书都喜欢读的，对于旧文学的诗词歌赋，我有着很深的爱好，有一个时期，我还拼命读史书，不过读书没有长性，是我最大的缺点。而且又会忘记，一本较厚的书，后边还没读完，前边就已忘记了。谈到消遣，我好像是什么都喜欢，也什么都不喜欢的样子。

汪丽玲：我看的书很古怪，除了有自己作品刊载着的刊物外，简直没有看过一本新书。平时我还是重复地读读战前出版的几本旧书。在学校里的时候，各种运动我都喜欢，离开了学校，常常生病，为了遵守医生的嘱咐，休养，休

wenfausicaundu
lengnuanrensheng
guanlu panliudai zhangailing shuqing
wenfausicaundu
lengnuanrensheng

养,几乎把所有的运动都给摒弃了。除了骑脚踏车和打网球以及夏天偶或游泳之外,简直就没有尝试过以前所爱好的任何一种运动。上星期骑脚踏车摔了一跤,打网球又伤了右臂,运动也许从此与我绝缘了。弹弹钢琴,看看电影和话剧,就是我的所谓消遣。

批判流行作品

鲁风:想再听一听各位对于目前流行的文艺作品的观感如何?先请张女士说一说!

张爱玲:现在最时髦的“冲淡”的文章,因为一倡百和,从者太多,有时候难免有点滥调,但比洋八股到底是一大进步。

鲁风:再请苏青女士说一说!

苏青:目前杂志报章及单行本均不大细看,它们给我的大体印象,似乎是不很深入的,不大能感动人。这也许不是作品不好,而是我自己心境已改变,无复少年时的热情与好奇了。

吴江枫:其他各位呢?

关露:对于这一点,我暂时不敢批评。

汪丽玲:我对于目前流行的文艺作品,很少涉猎,不敢妄加批评。

潘柳黛:目前流行的文艺作品,实在也只是“流行的”而已,就好像目前时兴的女人服饰一样,有了它,看得眼花缭乱,没有它,又觉得不无寂寞之感。

吴江枫:张爱玲女士的小说都是自制插图的,非常精美,不知张女士对于小说中的插图有什么意见?又喜欢哪一位画家的插图?

张爱玲:小说中的插图,我最喜欢宝宗淦先生的。普通一般的插图,力求其美的,便像广告图,力求其丑的,也并不一定就成为漫画。但是,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也就达到一部分的目的了。

吴江枫:潘柳黛女士的小说,自己认为最满意的是哪一篇?

潘柳黛:我对于自己的作品,没有什么能够十分满意的。但我在两年以前写过一篇《梦》,长不过六七千字,然以结构和技巧来说,总还算是比较满意的。

鲁风:写的东西很多吧?

潘柳黛:因为人的疏懒,又常常患着仿佛周期性的“情绪的感冒症”,所以作品产量不多。

女性作家的成就

鲁风:刚才听了几位女作家的话,现在想问一问谭先生,据你看,中国古代

女作家哪一位最有成就？

谭正璧：中国古代女作家的成就，如以质论，那么唐诗当推李季兰。一般人常推薛涛，鱼玄机，我以为都不如李季兰，李季兰诗写女性苦闷，最善刻画，且颇自尊。宋词当推吴淑姬。她的阳春白雪词五卷不幸失传，仅存三首，然已不下于漱玉断肠，如全书尚在，当能夺李清照之席。明人散曲，以黄娥为首，大胆泼辣，言所欲言。女性之作散曲而成集者，此外亦无第二人。我以为中国女作家真正的成就，还是在叙事诗——弹词方面。诗词散曲，即有成就，亦不能夺男作家之席，惟有弹词，既为高等男性文人所不屑为，她们却全力赴之。如陶贞怀的《天雨花》，郑澹荒的《梦影像》，周颖芳的《精忠传》，风格都很特殊，而思想亦不凡俗。再以篇幅论，每种皆在五六十万言左右。其他如程蕙英的《凤双飞》；邱心如的《笔生花》，长至百万言，不论内容而论篇幅，已洋洋洒洒，前无古人，后无继者。相传《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连续三部曲亦出女作家之手，如属实，那末字数长至二百余万，尤为空绝之作。这种成就，笑笑生（《金瓶梅》作者），曹雪芹（《红楼梦》作者）皆将为之俯首，遑云其他。

吴江枫：请再批评一下当代女作家的作品！

谭正璧：当前女作家的作品，我看得很少，而且不全，所以不能说什么，实在也不敢说什么。我虽然喜欢研究古代女性文学，但我绝不是一个批评家，正同我也读过许多外国名著，但是在我笔下从来不敢道及一语一样。不过我却存有一种希望：凡是女作家（其实男作家也应如此）在从事创作之外，应该多读名作，外国的应该读，中国的也该读，现代的固然当读，古代的也未尝不可用研究批判的眼光去读。创作固须经验，但学问也不可少。现在一般创作者的毛病，就是不肯读书，所以即有经验，独少学问。我不是劝作家都做书呆子，你看古今中外有名作家，哪有一个不多读书而成名的？不过中国人多读了书往往容易成为书呆子，也是事实。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容易成书呆子就索性不读书，这正如因噎废食一样，岂不是糟？如多读书，学问既富，文章自然会好，再加经验，那更好了。

吴江枫：听到各位的高见，非常愉快，今天要在座诸君费了不少时间，实在抱歉得很，不过像这样的聚谈会，在本刊的读者方面讲，这是有益的，可以增加他们对于各位作品的认识，是不是？今天的聚谈就这样结束啦，谢谢！